

【红尘往事三部曲】◎章平著

天陰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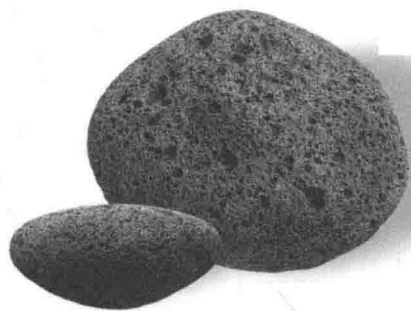
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

《红尘往事三部曲》

◎ 章平 著

天陰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

作品仅代表作者意见。由作者作品引起的一切法律纠纷，均与本出版社无关。文责由作者自负。

红尘往事三部曲

天阴石

章 平 著

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

Po Box 200

Kingsbury 3083

VIC, Australia

书号: 0975609246

*

开本: 880 × 1193 1/32 印张: 11.5 字数: 330 千字

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0.00 元

*

版权作者所有 翻版必究

天阴石

【上卷】

第一章

这个夜晚不算得太黑，眼前可以辨认到一些事物。从温莎镇往天阴山的天阴石去，上山的路有两条，这一条是一条小路。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有一个人影在移动。这个人的名字叫亿光，年纪约在十五六岁。他穿一身靛青色粗布衣裤，袖口裤脚膝盖手肘各处有几个破洞。他打赤脚，右手倒拎着一双布鞋。那宽大裤管在走来时有点呼呼生风。

天阴山上有一块天阴石，与它相关的，流传过几起吓唬人的事件，与那死人鬼怪有些关系。夜晚的山上，不多有人走动。亿光走过了黑虎坪。现在是松林茂密，听说过去有野狗出来咬过人。已近了一块巨大兽龟石。亿光靠着石块，听了会儿虫鸣声。十几步之外，龙栖潭连接龙栖沟，潭很深，沟水不深，水清澈明净，过水沟去得踩着水面几块石头走。亿光走到中间，停一下，抬头，看了看空洞而混浊的夜空，他放下手头布鞋，俯身，把头放落水里泡了一会。起身时，他两边太阳穴突突发热，眼前有点什么明亮了——一些模糊不清的图象，如从那个水面慢慢地显露了出来。

他看见了：伍家大院中堂里，光秃秃吊的一只灯泡，忽明忽暗。一张四方八仙桌儿，直挺挺坐了那个崩牙居民主任。主任姓于，名宝钗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她抖动短发，正对另一个跪着的女人喝骂。四周响起助威的嘘嘘声。二十多个妇女表情都很愤怒。

下跪的是他母亲。额前头发混乱。脸色应该带点羞涩。母亲默默低着头看地面。她背后拖一根乌黑粗辫子，且还干净整洁……

“绪晴，你老公犯了滔天罪行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崩牙于主任说。

“过去不知道。”母亲轻声儿说。

“现在知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你认不认罪？”

“认罪。”

“你老公在江西围剿革命，杀害革命者，养姨太太，是对咱妇女的极大压迫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过去不知道。”

“现在知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现在认不认罪？”

“认罪。”

“你要认清你老公罪恶面目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……

水面上浮的镜像，随他走动之后消失了。

到了水边路上，亿光如大梦初醒，只神情还有点恍惚。他也不明白，这个情况怎么就来了，怎么就消失了。母亲只管叫他去外头，母亲不知道他也能看得到。舅舅曾悄悄里对母亲说，他是个什么阴月阴日阴时生人，身体上自比别人多点儿什么古怪。

小时候母亲挨批斗，先哄他和两个姐姐上床去睡。亿光想，他睡死死的。后来是两个姐姐来哄他上床去睡。后来与街道孩子吵架，母亲挨批斗的事就被揭发出来。他回家来问姐姐。大姐说大人的事小孩儿不懂。二姐责喝他不要胡乱说话。他总想弄清楚的。这回他先假装睡了来骗过两个姐姐，后来找一个小孔去窥看。真的看见，母亲与一个老男人背朝了他跪着。母亲的辫子被叫贵嫂的女人给揪了几下。贵嫂白天来借过什么，母亲没有借给她。他想叫喊时，发现已被大姐捂了口嘴，然后被带去另一个房间。二

姐放下手头书本，铁青了瓷样脸孔，她用威胁的眼光看了他好一会。

“妈为什么要跪的？”他想知道。

“你小孩儿不懂。听话，不问好吗，嗯？”

“别人为什么不跪？”

“你不能知道。要不妈会生气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二姐拧了他一把。他的哭把大姐眼睛弄得湿湿的。二姐又把他搂到了怀里。

“不是二姐拧你，是妈不让你知道。你要听话，嗯？”

“别哭了，妈听到会生气的。”大姐说。

“妈妈为什么要跪？”

大姐二姐互瞄一眼，似乎已用眼睛通了话。大姐说：“大概妈犯了点错误。”二姐补充说：“但你不能问妈，不说你看见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人犯了错，就要跪吗？”

.....

从那一刻起，他懂得人犯了错就要跪。几天后他打破了一个碗。母亲说，亿光你怎么不小心的？他去跪下时，母亲且很惊奇，问道：“没人叫你跪呀？”他说：“妈，我犯了错了！”母亲说：“犯了错？是呀，但用不着跪哦！”他说：“妈妈也跪了！”母亲脸色苍白起来，狠狠瞪了两姐姐一眼。姐姐们不敢开口只低头吃饭。母亲抬手摸一把眼睛，笑着拉他起来，说：“妈跟你不一样儿，你不要跪的。”他说：“妈妈下次也不跪吗？”母亲搂他到怀里，说：“妈反正惯了，高楼那伍大爷也陪妈跪呢，没事的。”又说：“你下次不能窥看，不然不是听话的孩子。”他答应不窥看。到了时候还是躲着窥看。这件事被二姐发现，母亲知道后连着两天不理睬他。第三天母亲才与他说话。他说自己愿意在门后陪着妈跪。母亲说：“你陪着跪，妈倒不舒服了。妈是犯了个错，你没有，你跪了就不对呀！”他问道：“妈的错很大吗？”母亲想了想，说：“也不很大。他们说你爸犯错犯很大。”他问：“爸为什么不回来跪呢？”母亲瞄了瞄窗外，说：“幸亏你爸走得快呢，要不麻烦大了。妈跪跪会没事的，嗯？”

以后每碰到开批斗会，母亲就不让他在家里呆。起头由大姐陪他到街上走走，大姐学绣花补贴家用后，由二姐陪他，二姐去了红星饭店做服务员后，他自己独自去外头。母亲说他渐渐长大了。

亿光想，至今都不明白，他人在这里，怎么看得见别处的情景。他曾怀疑，可能一时幻觉，后来明白也不是幻觉。

他偶尔还能看见一些别的事。一次在天阴山，凭空看见自家的一头猫，偷吃了隔壁一户人家的鱼，被打断了脚腿，他回家后，发现真有其事。另一件事是，他在楼上窗口看外头的一棵桑树，突然看见，铜锣街中段铁店巷一个街角，大姐易宁从公共厕所旁走过，厕所里冲出一个凸眼男人，伸手，抓了几把大姐胸脯，撕掉了两颗纽扣。大姐惊慌里跑动，头发混乱，脸色苍白……这个镜头前后有十多秒。半个小时后，大姐回家来，她真个脸色苍白发很混乱，衣襟上还落了纽扣。他从楼梯下来，大姐匆匆瞄他一眼，进房间后，立即关了门。母亲和大姐只在房间轻声说话。母亲开门出来时，满脸苦恼，回头朝房里，说：“以后小心点儿，冷清的地方别去……如出了事，咱们去告官也没人理睬的……”他站在厨房门口，母亲经过时没有摸他的头，或拍掉他身上的什么。母亲只说：“妈烧晚饭去，嗯，你别走太远的……”他走进大姐的房间。大姐坐在床沿拧着双眼睛发愣。他说：“大姐，我看见你撕了纽扣。”大姐心不在焉，答道：“等会儿我去缝上它。”他出来，又上楼靠窗口站了一会。他到底没有对谁说出心底的秘密。因为愤愤不平，他想了法子找到那个凸眼男人，他人小，不够他打，他捡了石头来掷他。他逃跑时在一条小巷被一个凸眼男人追上，被打了几拳。他敢确定，他有时真能看见一些东西。

又一个下午，他没事躺在床上，看红木卷洞床顶的花纹浮雕。在三棵白杨树旁，他突然看见，一头麋鹿也在低头看他。麋鹿咪咪叫过几声，在他眼前奔跑起来。定眼再看时，麋鹿又落到了原处。在那会儿，他心底为秘密找到了一个原因，他猜想这件事，或与他第一次在梦里遗精，会有点关系。

那一个早晨起身，他裤裆多了一摊糊粘粘的东西。只记得头天中午，他与小敏伊在一起。他与她，在山湾捉蚂蚱，不小心就跌在一起，他和她紧紧挨着，双双儿涨红了脸孔不起身。他发现身上有个东西，靠着小敏伊大腿挺勃起来。当天夜里老梦小敏伊，老摸她胸前的两个东西。那两个东西如白瓷小碗，摸起来有点烫人手。他醒来时想，小敏伊的奶子一点儿大，在梦里，她的两只奶子是大姐的。他见过大姐换衣裳胸前有两个东西白白的。但在梦里，他摸了小敏伊的奶子。摸摸儿很愉快。他相信在那个早晨以后，他的眼睛才变得有点特别。这事儿虽然不肯定，但应该有点儿

关系的。再一想,或另有一个可能,就是母亲老挨批斗,他心里一阵阵儿痛,痛多了,眼睛痛出了“毛病”来也不一定。

有一点现在可以说,十多年后,亿光因为自阉,两只眼睛的那点特别本事没有了。由此,或可相信,亿光的前一个想法,也相当有道理。

二

多年以后,在天阴石下另一块石头旁,亿光对舅舅说起梦里遗精的事。舅舅没有责怪,反而告诉他,伍家祖上在性事方面可有许多趣闻。舅舅还强调,温莎镇是风流韵事发达的故乡。亿光和舅舅的关系一直不错,有些事他不对母亲和姐姐说,比如性的事,但他会对舅舅说。

根据他舅舅的说法,可归纳出这么些情况。温莎镇里除了别的小姓人家,主要就丁、伍两大族姓的人。亿光姓伍,据说这一族为苏州伍子胥的后人,避难流落到了小镇。另一丁姓大族,据考比伍姓族人更早来到小镇。两大族姓中人,几百年来除了斗争,还是斗争。也有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日子,只是为期短暂,似乎过日子就得明争暗斗。但于风流韵事上,两大族人倒是一致的做兴。

几百年间,温莎镇似能包容一种不明文的习俗:镇里不少男女,除了夫妻外,还会到外头找一个情人。男人通常去外头找,女人通常在家里招呼。温莎镇人不是少数民族,有这个习俗,据说受了附近山地白莲沟寨龙伊族人影响。有一个时期,温莎镇男人常跑白莲沟寨,结果把这个习俗带了回来。从这个背景来推论一下,舅舅对亿光谈他祖上的风流趣事,应该没有太多恶意。

根据舅舅的说法,亿光曾祖父伍天武,在性事上可算一代奇人。他不仅阳具粗壮,且能持久。根据相传,伍天武试过以阳具绑了绳子,站立两石之间,把一桶百斤重的水来吊起。因此,当伍天武拥有多过一个情妇时,几乎无人可以非议。伍姓族人面对丁族姓人,把此事提升到光宗耀祖的壮举。伍姓族人中,有把话说得简单的,问姓丁的人说自个行,也不妨找个男人来试试,把一桶水,给老老实实来吊起。在那个年间,丁姓族中有人上京高中过榜眼,但在民间输掉体面。另据传说,亿光的曾祖母对丈夫多过一个情妇,并不加追究,她表示了自己的宽容与善良。又从跟别个

男人结交中，体验到丈夫之伟大，而后，她赶走他人，专诚地爱起自己的男人。然而，她会坚守一个信条，丈夫出外时，他口袋不能多放银两。

“你曾祖天武，可是一代奇人呀……”舅舅叹息说。

“咱曾祖父把一桶水用那儿吊起，没有弄疼吗？”亿光红了脸孔很高兴。

“不会，不会！说他是奇人就是不会哩。怕你也得你曾祖父真传呢……其实，你不要怕的。这事儿，每个男人都会有，像女人的奶子，到了啥个时候，她要大起来，谁也没能说服那奶子不得大的……这好了，你来这一下，成了大人了，嘿，嘿，以后可别惹你妈生气才是……”

亿光似乎懂了许多事，想想，又不怎么懂。但有一点懂了。他去梦里抱了小敏伊，裤裆落下粘糊糊的，舅舅叫他不怕哩。亿光想，这一点好。如此，他就三天两头进到梦里去，就名正言顺地搂抱小敏伊。还有，曾祖父的光荣，也挺能给他以鼓励的。亿光想他不需要为裤裆粘湿了而去苦恼而去羞耻。他相信，自个生了来，就有这等叫人欢乐的本事。

可惜很快发现，在梦里抱多了小敏伊，他第二天走路膝盖会发抖。如此，又不敢进梦里去抱小敏伊，硬让自个做起梦来抱了石头树木椅子桌凳，或别的什么，有时也有点儿效。

只是见了小敏伊，他呆呆地看她看不够。小敏伊说：“亿光哥，你眼儿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没什么的？看看你脸上怎么没爬蚂蚁的？”小敏伊笑了，说：“人家脸上怎么就得爬蚂蚁的？”他低了头，说：“我也说嘛。”

一个中午，他与小敏伊到一处泥田捉泥鳅，捉来手滑滑的，突然红了脸，问小敏伊：“我想摸摸你，摸摸行吗？”小敏伊摇摇头。他有点不开心地走开，去捉了几条泥鳅，有点什么老在心头挠人。小敏伊跟在身后。他又问了一次：“咱能摸摸你吗？”不想小敏伊点了点头。他不过隔了衣裳碰碰手，而后那段日子，变做了他一生最牢靠的回忆。

这是夏天炎热的午后，两人跑到天阴石附近一个水塘，起头只为洗凉。塘水浑浊，有点温热，他们把被太阳晒烫的头发浸入水里，没有真的凉快起来。但亿光想，能与小敏伊在一块儿，就是快活。后来脱掉背心，踩了温软塘泥，走入塘水中。小敏伊也跟了他来。

他们朝水中央游去，一会儿前后，一会儿并排。有人说，水塘中央深处，几块石头夹底，躲了一股清泉。他与敏伊到水中央游了一会儿，果真

十分凉快。回来塘边地上，人就热了，他在热里带了几分不安。

他靠小敏伊很近。小敏伊穿一件粉白色薄衬衣，经了水，湿漉漉贴身子，隐隐约约的，把什么都描了出来。她胸前两个不大小奶也看得清楚，两粒粉嫩乳蒂，比太阳光都见眼明亮。要命的是，小敏伊撑着两腿，他从宽大短裤管里看到了那粉嫩凹陷处。想小敏伊用裤裆隐藏起的地方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与自个不同？这件事怪怪的。

水塘对面——大片芦苇与水竹。小敏伊只管看着出神。三分钟或五分钟。他脸孔热得如火般发烧。裤裆有一样东西，渐渐涨大与活动起来。他低头见了，吓一跳——天哪，怎么整个儿撑起来了。他的脸孔快被火烫伤了。

把两条腿并了拢，把双手抱住膝盖。他要压制一下裤裆那不听话的东西。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三分钟，时间在过去，那东西就顽固不改地挺立着。他发现，他越想压制它，它越挺立。这一时心头着了慌，他对自己有点儿恼怒，又有点儿失望。

他发现小敏伊在看他，眼睛含了疑惑。他抱膝盖的双手有点发抖。她慢慢儿把目光转来他高昂的裤裆。他有点发怒地说：“小敏伊，你眼睛应该看对面的芦苇和水竹林？”小敏伊用手指指他裤裆，问：“你那怎么了？”他忙说没什么，但感觉如溃败士兵，一塌糊涂。

“我想跑跑步！”他说，弯腰起身，背朝小敏伊，跑了起来。

亿光想借跑步镇压一下裤裆的恶势力。他沿水塘边一气乱跑，跑到了尽头，裤裆还硬顶在那里。要不要转身呢？小敏伊是不是在看他？这股硬顶的恶势力为何不软挂下来？前面是芦苇污泥地，不能跑了，他硬生生地收住脚步。

听得身后动静，他不由得转过身来。小敏伊已跑来跟前。他与她，面对面地站立，他把身体上尴尬，全对她暴露了。他慌忙拿双手按住裤裆，恼怒里问道：“你追来干什么嘛？”小敏伊眨巴水灵灵眼睛，看定他，说：“你怎么了？没事吗？”他说：“没事，你转身。我不要你看，难看死了……”小敏伊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真没事吗？”他说：“不问好吗？你不准看，转身，你快快转身！”

他说完转过身去。小敏伊咯咯笑了说：“喔，知道了！你怕难为情！”小敏伊说时跑来眼前，笑着把他捂着裤裆的手拉开，说：“你怕难为情呢。我听姑姑与刘阿嫂说话，说男孩长大了，这个地方就这个样儿。如果不这个样儿，

男孩才会没用的?你为啥反倒害怕了?”他直愣愣地望着她,吃惊地说:“你不笑话咱吗?”小敏伊眨了眨眼睛,说:“奇怪了,为什么要笑话你呢?”

小敏伊一句“不笑话”,怎么像一帖神奇山草药。他顶着难看的裤裆柔软了。一会儿,他再问:“你真不笑话咱吗?”小敏伊点了点头,说:“不笑话!如果我笑话你我做小狗,好不好?”,他与她勾了小手指。

经了这一回事,亿光和小敏伊都把对方当了贴己人。他们常来水塘边空地追逐游玩。有时也打些柴草带回家去用。这一天割了许多草,两人有点累,就仰面躺在草堆上。这时下午三四点,斜过来的太阳光依旧猛烈。两人手臂脖子脚腿被晒得红红的。躺了一会,小敏伊坐了起,说:“亿光哥,你说长大后,咱俩怎么娶亲?又怎么嫁人?”亿光拿手支起脑袋,说:“你不会嫁给我的?”小敏伊脸上漩两个酒窝,笑了说:“我想嫁给你,怕爹爹不同意。”亿光问道:“你爹爹在城里做官的,对吗?”小敏伊纠正了说:“不是做官,是做干部,革命干部,为人民服务的,知道吗?”亿光说:“那是很厉害的官,是不是?”小敏伊说:“我爹爹也不厉害……哦,有时候也厉害。我爹爹对我好着,但后妈不喜欢我。爹爹与后妈常常会争吵。后妈说,她就不替爹爹生儿子……”

亿光说:“舅舅说你妈是个好看的女人,有你好看吗?”小敏伊说:“我妈比我好看,我看过照片,扎两根辮子,骑在高大马背,肩头还扛枪哩。爹爹常拿了妈妈照片说,飒爽英姿五尺枪,不爱红装爱武装……妈妈穿了军装好看,爹爹常这么说。后妈不喜欢听别人称赞我妈,如果爹爹哪天说这话儿,夜晚准会关了房门吵架。也是爹爹说我像我妈,后妈就闹起来,把我送来了姑姑家。”

亿光小心地问道:“你自个的妈怎么了?”小敏伊轻声儿说:“死了!在打土匪时被土匪用枪打死的。我妈妈很勇敢,她和另一个女兵,追踪可疑人物,闯进匪穴去了,打死十多个土匪,但把子弹打完了。土匪想活捉妈妈她们,妈妈她们很聪明,偷偷在衣袖里藏了匕首,引敌人靠身来,用匕首刺死了两个,最后被土匪头儿拿枪打死的……”亿光起了敬意,说:“你妈真厉害。土匪抓住了吗?”小敏伊说:“抓住了,土匪头儿枪毙了,妈妈也算报了仇。”亿光说:“你们家真好。我们家不好,爹不知跑哪去了,我妈和我姐都不说。我是不能和你成亲的。”小敏伊低了头,说:“我也怕爹爹不

答应。但我们俩以后做情人。这事我爹不能管的。都说咱镇里女人可以自个挑喜欢的人儿。”亿光乐得满口嘴里笑，说：“以后你住温莎镇了？”小敏伊想了想，说：“如果爹爹不反对，我住这儿陪你。但你得答应，娶了亲后，不得找别的女人，只来找咱。要不，咱不得让你安宁。你记住了，嗯？”亿光说：“只怕没人愿意嫁我哩。我妈被拉去批斗，街道上孩子都不跟咱玩，嫌咱反革命，嫌咱脏与难看。”

小敏伊说：“说不定你爹爹也跑去革命了，姑姑说，过去很多人说，爹爹跟地主打架被打死了，结果我爹爹是革命了。姑姑第一次见了爹爹很吃惊，抱头哭了几场。”亿光说：“我也想我爹跑去革命了，那样你爹爹就不反对你嫁我了！”小敏伊说：“听姑姑与刘阿嫂说，做情人好，那样子大家挺思念的。”亿光说：“那敢情是好的。长大了后做情人，你不得嫌咱脏与难看。”小敏伊笑了，说：“亿光哥，你不脏，也不难看哩。我见了你心里就喜欢，还想，等咱长大了，找贴己的人就找个像你那样的。笑起来两只眼睛黑溜溜的好看。只不明白，我要送你东西，你为什么躲着？害得我独自伤心了一回。”亿光说：“街道的孩子都骂咱，没事也打人的，怕你送咱东西以后好来打我。”小敏伊说：“等咱俩好了，我也不会打你的……”

后来亿光有事没事，就喜欢上山来找小敏伊玩。小敏伊上过学堂，喜欢读书识字，也拿课本来教他。亿光发现，跟小敏伊读书，比跟舅舅读书容易记，也容易懂。鼻子闻着小敏伊身上的香味，人会特别的来精神。后来亿光在读书识字上飞速进步，使舅舅吃惊得也有点不能理解。

三

亿光有空闲就去找小敏伊，去多了，母亲与两个姐姐也问：“亿光，整天见你放了饭碗往外跑，忙什么了？”亿光也不红脸儿，说：“只找舅舅读书识字去哩。”母亲与两个姐姐听了，她们打心窝里高兴，说：“亿光转死性追求起进步了，不愁得将来没个出息。”

因为家庭成分极差，镇上小学不准亿光进学堂。在八岁那年，母亲带他去过学校，背过唐诗，也数过数，最后研究得了一个结果，不准他上学校。理由是他两个姐姐已在读书，总不能让反动后人全部学了知识去。母

亲说：“亿光，官家不让读书，咱们自个来学，识到几个字，你人大了会多点儿本事。”母亲和两个姐姐就轮流教他读书识字。

母亲多被批斗，姐姐们忙着顾做事。母亲说：“亿光，不如上你舅舅那去，他最多时间，你顺便也学点医药本事，将来不愁没得饭吃。”后来母亲找舅舅问情况，舅舅说他才没多见他个人影，结果给露了馅底。

傍晚太阳落了山，他从后园那儿进门，母亲见了他就拿竹鞭抽打。大姐说，母亲怕他在外头加入流氓班，在社会上出了事，以他们家的背景，总会先被拿去祭刀。母亲边打着边抹眼泪。他凭母亲抽打一阵，然后低头坦白交代。但把小敏伊教他读书的事，尽往好里多说了几分。母亲找了舅舅去证明，情况大致上对板对眼。

母亲不赞成他与小敏伊多交往，好在舅舅说：“妹子呀，你何必把与她爹的事，在心头摆着放不下？”母亲说：“哥，你说啥了？这哪有的事？只怕亿光弄不明白自个家底，踩过界后，人苦了心回不来……”舅舅拉母亲进房去说了什么话。后来母亲不多反对，但也再三警告说：“亿光呀，你做事可得多经脑那儿想哩，别一得意，把自个心思抛到爪哇国去，你要时时想着，嗯？”

亿光被用竹鞭抽打的事，经舅舅口嘴，传到敏伊姑姑耳朵，再传到了小敏伊的耳朵。

亿光想小敏伊是很为他抱不平哩。那会儿敏伊姑姑在房里做功课。他和小敏伊去到屋后园给几只小兔儿喂草。两人靠着兔栏，小敏伊要掀他衣服看挨打的地方。这很叫他难为情的。只她嫌他忸怩不爽朗，使他赌气捋起裤腿，还有那后背。他只隐瞒了屁股上的肿块。小敏伊抚摸到时，触手很轻，她说：“疼吗？你妈也是的，打那么重手。”他说：“我妈才为我好，怕咱在外头人一糊涂，容易学坏……”小敏伊说：“你没学坏呀。你妈是亲妈，不该冤枉你的。”他说：“但我妈常被人批斗，要去跪地。我才不惹我妈生气……我妈妈说，现今咱们这般人家，能够让活着已是恩惠，还自个惹事生非，怕真的不活了。”小敏伊说：“我去跟你妈说，你来姑姑这里没有学坏。”他说：“我妈知道了，只管读书识字，别做坏事就成？”

也有那夜晚，两人上屋后山天阴石上头坐着说话。

“我想快点长大，赚了钱让妈过好日子。”

“你妈想你爸吗？”

“我妈有我爸的照片。藏在木盒里。那个木盒很好看。除了座底，各面都雕了好多图画。大姐说，凑了起来，整一幅是嫦娥奔月的图……”

一阵风吹过，附近松树针叶嗦嗦摇一会，一朵淡淡白色云朵遮了半个月亮。

“姑姑说，你两个姐姐在温莎镇是最好看的女孩，可惜早早停了学……”

“舅舅也这么说。去年有个文工团来镇里招人，也夸我大姐人材好，害她空高兴了几天。待查出家景不好，自然没了下面的戏。那个唱歌唱很好的女团长与一个跳舞跳很好的男生，临别时还送姐一条红头巾做纪念。大姐闲着，就会拿红头巾去想去年的事。我妈说，姐是拿了荒唐梦当枕头老睡不醒……”

“如果你姐去了，那会怎样呢？”

“也不知道。但我妈说，人的许多事人生来注定的，没得改，除非世道改，不然谁都没得改。为什么没得改呢？”

月光从云肚里出来，两人且伤感了一回。

后来，他怎么就想摸摸小敏伊奶子？亿光想两人本只说些家景的事。他坐在小敏伊身边，也没胡思乱想地想摸她那儿。但他想撒尿，走去附近一棵桃树，解开裤子，掏出那件东西，突然来了股热气，手握住的地方已发热发涨。月光下看到一股纯白色尿水，喷射起来，散散乱乱的，还湿了裤脚。他从桃树那回来时，那儿有点什么堵塞了不方便，幸亏是穿了宽大长裤子。

他突然说，想看看她胸前那儿。小敏伊望着他好一会，才笑了说：“你怎么了？姑姑说我这儿一点点大，不算一个女人。不太好看的，你真想看吗？”亿光想说不看了，且红了脸不开口。小敏伊说：“你先把眼睛闭上。”他把眼睛闭上，一会儿睁开，小敏伊已解了衣裳纽扣。清丽月光下，她两个小乳房有点儿发青发亮。小敏伊问：“瞧你样子，不好看了吧？我都说不好看，你自个不信。”他好奇地说：“颜色怎么发青的？那个奶头太红？真奇怪。”小敏伊说：“就说不好看，你不听，这信了吧？”他说：“咱还想摸摸它。上次的衣服挡着。”小敏伊没有反对，他伸出了手，在左边捏了一回，到右边捏了一回，两小团肉里如藏两枚小鸽蛋。但捏得小敏伊皱起眉头，说：“你怎么了，把人家捏痛了呢！”听到小敏伊说疼，他慌忙缩了手。小敏伊扣了纽扣，嚷着要摸他的胸脯。才想到这是件红脸儿的事。小敏伊不过在

那轻抚了几下，痒痒的，别的且没什么。

小敏伊的乳房怎么有两个鸽蛋？亿光有时想。他怀疑那会不会孵出小鸽来。他见母亲拿鸽蛋孵过小鸽。后来做梦，他梦见小敏伊那小乳房里飞出两只白鸽子。第二天去对小敏伊说，倒被骂了一回。她说他心眼儿坏，想让她乳房变了鸟儿飞掉。她说，如果没了乳房，以后她老公怎么办？他做了她情人怎么办？她有了孩子没奶吃怎么办？问得他也哑口无言。

小敏伊是在那个夏天离开温莎镇的。走前的三四天，两人天天在一起。他们从番薯地挖出两块番薯，坐在毛竹林里，去掉外层紫红皮来吃。番薯被太阳晒得温温的，没凉的吃来爽口，但那点甜味是好的。后来小敏伊说她父亲要她回家去。说完了放声大哭。她说她只想留着天天陪他玩。他说：“小敏伊，快别哭了。别害我也哭了才是。”小敏伊说：“我没有要你哭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儿，像是眼睛自己眼泪太多，是眼睛自己想哭……”他说：“呵，那像水库的水太满，要满出来……”小敏伊说：“我想也是的。哦，不过哭过也好了。”他说：“嗯。就算将来你在城我在山，咱俩也能齐齐看月亮儿。”

后来他和小敏伊约好，他们可以做梦上天阴石来见见人的。小敏伊说：“亿光哥，真能从梦里来这儿吗？”他说：“会的。舅舅说过，温莎镇男人去外头打仗，都到梦里看自己的女人。”小敏伊说：“那可好，咱们挑月亮十五圆的夜，做梦到这儿。”他说：“咱俩就这么说定。”

自小敏伊离开后，每逢十五夜，他常来天阴石旁躺一会，有时睡着也真梦见过小敏伊。但小敏伊答应给他写信的，结果她没有写信来。他找姑姑去打听，大多也没什么消息。

这一夜就想上天阴石旁来坐坐。他听姑姑说，敏伊父亲可能会来当镇长。亿光想，小敏伊说不定也会回来的。但，他看见了母亲跪在地上挨批斗哩。

一阵哗哗水声从悬崖绝壁奔腾落来。亿光的心里有点忧郁。想人家小敏伊父亲如今来做镇长，而他连个什么都不是。他叹了一口气。想小敏伊说她长大了做他情人，连信也没有，不知她如今怎么个心思？他以后见了她镇长父亲，如被问到家人背景，还不知怎么个说法……

再走过一百个石级，他就到上面天阴石了。